

杨柳桥 译注

庄子

译注

下

莊子



庄子

译注

下

杨柳桥
译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达 生

十四章

达生之情者，不务生之所无以为；达命之情者，不务命^①之所无奈何。

养形，必先之以物^②；物有馀，而形不养者，有之矣。有生，必先无离形；形不离，而生亡者，有之矣。生之来，不能却；其去，不能止。悲夫！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！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，则世奚足为哉？

虽不足为，而不可不为者，其为不免矣。夫欲免为形者，莫如弃世。弃世，则无累；无累，则正平；正平，则与彼更生；更生，则幾矣^③。

事奚足弃？而生奚足遗，弃

译文 明达生活实情的人，不追求生活中所需要的事物；明达命运实情的人，不追求命运中所不能解决的事物。

滋养形体，必须首先利用物质；物质充足，而形体并没有得到滋养的人，是有的。保有生命，必须首先不离开形体；形体没离开，而生命丧失掉的人，是有的。生命的到来，不能推却；生命的离去，不能阻止。可叹啊！世俗之人以为滋养形体就足以保存生命！可是滋养形体如果不足以保存生命，那世俗之人又当怎么办呢？

虽然无可作为，而不得不为的人，他的作为是不可避免的。如果愿意避免为形体去作为，就没有比离弃世界再好的。离弃了世界，就没有一切系累；没有系累，身心就得到平正；身心平正，就同外界演变众生；演变众生，就穷尽了“道”的妙蕴。

事物，怎么可以离弃呢？生命，怎么可以忘却呢？离弃了事物，形体就不受劳苦；忘却了生命，精神就不受亏损。形体得到保全，精

神得到回复,就同天地成为一体。天地,就是万物的父母。天地相合,就生成万物的形体;天地分散,就生成万物的本始。形体和精神不受亏损,就叫作能够推移造化。精淳而又精淳,就可以返还本始,辅相天道。

事,则形不劳;遗生,则精不亏。夫形全、精复,与天为一。天地者,万物之父母也。合,则成体;散,则成始^④。形精不亏,是谓能移^⑤;精而又精,反以相天^⑥。

注释 ①“命”,本作“知”。○马叙伦:知,当依《弘明集·正诬论》引“知”作“命”。《淮南子·诠言》篇亦作“命”。

②成玄英:物者,谓资货衣食,旦夕所须。

③郭象:更生者,日新之谓也。付之日新,则生命尽矣。○成玄英:幾,尽也;尽道之玄妙。○宣颖:与彼更生,与彼造化,同其循环推移。

④成玄英:夫阴阳合,则成形质;气息离散,则反于未生之始。

⑤郭象:能移,与化俱也。○成玄英:移者,迁转之谓也;随变任化,而与物俱适也。

⑥郭象:反以相天,还辅其自然也。

译文 列子问关尹喜说:“至人,在水里行走,不受阻碍;在火里行走,不被烧灼;在万物之上行走,不害怕。请问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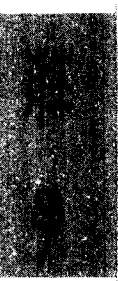
关尹喜说:“这是由于能够抱守纯真之气的缘故,并不属于智慧、技巧、果决、勇敢的范围。坐下!我告诉你!〔在天地之间,〕凡是具有容貌、形体、声音、颜色的,都是物类。物类和物类,为什么相互疏远了呢?它们怎么就有的占了先呢?只不过都是一些形体和颜色罢了。物类就是开始于没有形体,而终止于无所变化。那得到万物之理而且能够穷究它的人,谁能够阻止他的行动呢?他将要居处在无偏无邪的宅舍,而潜藏在无边无际的地境,遨游在万物终始的基点,淳一自己的本性,保养自己的气质,韬藏自己的德业,来达到万物所要归往的境界(自然)。像这样的人,他的本真是保全的,他的精神是无间的。外物从什么地方能够进入到他的内心呢?”

“那醉汉从车上掉下来,虽然要受伤,但是不致于摔死;他的骨节和别人相同,可是遭到的危险却同别人不一样;这是由于他精神纯全的关系。坐在车上,他也不知道;摔下车来,他也不知道;生死和惊惧的念头都不存在他的胸中,所以他遇到事故而不知道害怕。

子列子^①问关尹^②曰:“至人,潜行^③不窒,蹈火不热^④,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。请问何以至于此?”

关尹曰:“是纯气之守也,非知巧、果敢之列。居!予语汝!凡有貌、象、声、色者,皆物也。物与物,何以相远?夫奚足以至乎先?是形色而已^⑤。则物之造^⑥乎不形,而止乎无所化。夫得是而穷之者,物焉得而止焉?彼将处乎不淫之度,而藏乎无端之纪^⑦,游乎万物之所终始;壹其性,养其气,合其德^⑧,以通乎万物之所造。夫若是者,其天守全,其神无郤。物奚自入焉?”

“夫醉者之坠车,虽疾不死;骨节与人同,而犯害与人异;其神全也。乘亦不知也,坠亦不知也;



译注

死生、惊惧不入乎其胸中，是故遯物而不懼^⑨。彼得全于酒，而犹若是，而况得全于天乎？圣人藏于天^⑩，故莫之能伤也。

“复讎^⑪者，不折镆干^⑫；虽有忮心^⑬者，不怨飘瓦^⑭。是以天下平均，故无攻战之乱、无杀戮之刑者，由此道也。

“不开人之天，而开天之天。开天者德生，开人者贼生^⑮。不厌其^⑯天，不忽于人，幾^⑰乎以^⑱其真^⑲。”

那由于喝酒而得以保全的，尚是这样，又何况是由于自然而得以保全的人呢？圣人把形体寄藏在自然之中，所以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他的。

“复归合好的人，并不去折断斗殴的刀剑；虽然心存凶狠的人，并不怨恨飘落的瓦片。所以，天下平均，因而没有战争的祸乱，没有杀戮的刑罚，就是由于这个道理。

“不要开动人的本然，要开动天的本然。开动天的本然的，德业就会发生；开动人的本然的，祸害就会发生。不厌弃本然，不疏忽人道，就可能保有自己的本真。”

注释 ① 成玄英：古人称师曰子，亦有德之嘉名，具此二义，故曰子列子，即列御寇也。○按：本章互见《列子·黄帝》篇。

② 李颐：关尹，关令尹喜也。○成玄英：姓尹，名喜，字公度，为函谷关令，老子弟子。○钱大昭：高诱注《吕氏春秋》云：“关尹，关正也；名喜。作道书九篇。”○按：《尔雅》：“尹，正也。”韦昭《国语》注：“关尹，司关，掌四方宾客叩关，则为之告。”《史记·老庄申韩列传》称之“关令尹喜”。关尹，即关令也，关正也，司关也；尹，非姓也。

③ 按：《说文》：“潜，涉水也。”

④ 按：热，读若“蕪”。《释名》：“热，蕪也。”《说文》：“蕪，烧也。”

⑤ “色”上本无“形”字。○郭象：同是形色之物耳，未足以相先也。○奚侗：当依江南古藏本作“是形色而已”。依郭注亦有“形”字。

⑥ 按：《广雅》：“造，始也。”

⑦ 马叙伦：度，借为“宅”。《书·尧典》“宅西曰昧谷”，《周礼》缝人注作“度西”，此宅、度通借之证。《说文》：“宅，人所托居也。”纪，借为“基”。《诗·终南》“有纪有堂”，《传》曰：“纪，基也。”此借“纪”为“基”之证。○按：《礼记·儒行》篇：“其居处不淫。”郑玄注：“淫，谓倾邪也。”《小尔雅》：“度，居也。纪，基也。”李贤《后汉书》注：“古文宅、度同。”高诱《淮南子》注：“端，厓也。”

⑧ 马叙伦：《列子·黄帝》篇“合”作“舍”，义较长。○按：合，借为“舍”，双声通借字，义亦相近。《周礼》鬯人郑玄注“蚌曰合浆”，陆德明释文：“合，本作‘舍’。”《释名》：“舍，合也。”《老子》：“含德之厚。”河上（葛洪？）注：“含德茂蓄而不露也。”《淮南子·原道》篇：“含德之所致也。”高诱注：“舍，怀也。”

⑨ 陆德明，遯，音“忤”。懼，惧也。○按：张湛《列子》注引向秀曰：“遇而不恐也。”殷敬顺释文：“遯，遇也。”《尔雅》：“遯，见也。”《说文》：“遯，相遇惊也。”遯，即“会晤”之“晤”本字，今隶作“遯”。

⑩ 郭象：不阙性分之外，故曰藏。

⑪ 马叙伦：雠，借为“仇”。《说文》曰：“仇，雠也。”《左传·桓公二年》：“怨耦曰仇。”○按：复雠，谓复归合好，非谓报复仇怨也。

⑫ 李颐：镡干、镡邪、干将，皆古之利剑名。○按：镡邪、干将，相传吴之雌雄二剑。镡邪，亦作“莫邪”、“镡郢”。

⑬ 陆德明：伎，害也。《字书》云：伎，假（狠）也。

⑭ 李颐、郭象：飘，落也。○按：飘瓦，谓飞落之瓦。

⑮ 郭象：不虑而知，开天也；知而后惑，开人也。然则，开天者，性之动也；开人者，知之用也。性动者，遇物而当，足则忘余，斯德生也；知用者，从惑而求，功而不已，斯贼生也。○马叙伦：本言“开天之天者德生，开人之天者贼生”，此简辞耳。

⑯ 按：其，与“于”对文。《古书虚字集释》：“其，犹于也。”

⑰ “幾”上本有“民”字。○马叙伦：“民”者，“幾”字之误。读者校雠两两旁注于下，传写遂成连文矣。○按：此“民”字义无所属，或系由上接“人”字而误衍。今参马说，以意删“民”字。

⑱ 按：《古书虚字集释》：“以，犹有也。”

⑲ 按：三句，天、人、真为韵。

译文 孔子往楚国去，路过树林，见到一位佝偻着腰的老人正在黏蜘蛛，就像手捡的一般。孔子问他说：“您够巧的呀！您有没有道术呢？”

佝偻着腰的老人说：“我有道术。在五六月间，我在竿子头上累弹丸，累到两个落不下来，黏不住的就很少；累到三个落不下来，黏不住的就不过十分之一；累到五个落不下来，那就如同手捡的一般了。我稳住身体，就像木屨、木根似的；我把住胳膊，就像枯树枝似的。纵然天地这么大，万物这么多，可是我只知道蜘蛛翅膀在我眼前。我一动不动的，并不因为万物而摇动了我对蜘蛛翅膀的注视。怎么会捉不住呢？”

孔子回头对学生们说：“‘用心不分散，可以比神仙。’这话说的就是佝偻腰老人这类行动啊！”

仲尼适楚，出于林中，见佝偻者^①承蜩^②，犹掇^③之也。

仲尼曰：“子巧乎！有道邪？”

曰：“我有道也。五六月，累丸二而不坠^④，则失者锱铢^⑤；累三而不坠，则失者十一；累五而不坠，犹掇之也。吾处身也，若厥株拘^⑥；吾执臂也，若槁木之枝。虽天地之大，万物之多，而唯蜩翼之知。吾不反不侧^⑦，不以万物易蜩之翼。何为而不得？”

孔子顾谓弟子曰：“‘其志不分，乃疑于神^⑧。’其佝偻丈人之谓乎！”

注释 ① 成玄英：佝偻，老人曲腰之貌。○按：《说文》：“痾，曲脊也。偻，或言背偻。”

② 林希逸：承蜩，持竿而黏蜩也。○马叙伦：承，亦“丞”之后起字，借为“黏”，双声通借。《淮南子·说山》篇：“孔子见黏蜩者。”字正作“黏”。○按：承，乃“拯”之本字，皆从“手”。下文“五六月”司马彪注谓：“黏蜩之时也。”盖司马亦训“承”为“黏”。

③ 陆德明:掇,拾也。

④ 司马彪:五六月,黏蝉时也。累丸,谓累丸于竿头也。○郭象:累二丸于竿头,是用手之停审也。

⑤ 成玄英:锱铢,称两之微数也。○按:《说文》:“铢,十分黍之重也。锱,六铢也。”二十四铢、四锱,皆为一两。锱铢,言其微秒也。

⑥ 陆德明:厥,或作“概”。○王先谦:概,断木为杙也。○按:《说文》:“槩,弋也。株,木根也。”若厥株拘,言若木概、木根之拘止不移也。又,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谓:“厥,借为‘昏’。”《说文》:“昏,木根;读若‘厥’。”与“株”同义,亦甚洽。

⑦ 成玄英:反、侧,犹变动也。

⑧ 疑,本作“凝”。○俞樾:凝,当作“疑”。《列子·黄帝》篇正作“疑”。张湛注曰:“意专则与神相似也。”可据以订正。○马叙伦:《云谷杂记》引苏轼曰:“蜀本《庄子》云:‘用志不分,乃凝于神。’此与《易》‘阴疑于阳’、《礼》‘使人疑汝于夫子’同。今四方本作‘凝’。”伦寻下文(引者按:见“削木为鐻”章)“器之所以疑神者”,字正作“疑”。疑,即“拟度”之“拟”之初文。○按:作“疑”义长,今据改。郑玄《周礼》注:“疑之言拟也。”又按:此二句,盖古成语,分、神为韵。

颜渊问仲尼曰:“吾尝济乎觴深^①之渊,津人^②操舟若神。吾问焉,曰:‘操舟可学邪?’曰:‘可。善游者,数能^③;若乃夫没人^④,则未尝见舟,而便操之也。’吾问焉,而不吾告。敢谓何谓也?”

仲尼曰:“‘善游者,数能’,忘水也。‘若乃夫没人之未尝见舟,而便操之也’,彼视渊,若陵;视舟之覆,犹其车却也;覆却万方^⑤陈乎前,而不得入其舍^⑥;恶往而不暇?以瓦注^⑦者,巧;以钩注者,惮;以黄金注者,殢^⑧;其巧一也;而有所矜^⑨,则重外也。凡外重者,内拙。”

注释 ① 按:觴深,谓水长而深也。觴,疑通“荡”,实借为“濂”。《说文》:“濂,水濂濂也。读若‘荡’。”濂濂,今通作“荡漾”。濂,本字应作“莱”。《说文》:“莱,水长也。”

② 成玄英:津人,津济之人也。○按:《说文》:“津,水渡也。”

③ 按:郑玄《礼记》注:“数,读为‘速’。”又:“数之言速也。”

译文 颜渊问孔子说:“我曾经渡过一次又宽又深的河,那摆渡的人操纵着船,就如同神仙一般。我问他:‘操纵船这种技术,可不可以学习呢?’他说:‘可以。善于浮水的人,很快就可以学会;至于那潜水的人,纵然他没有见过船,他拿过来就能够操纵。’我问他这是什么道理,但他不告诉我。请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呢?”

孔子说:“所谓‘善于浮水的人,很快就可以学会’,是因为他忘掉了那是水。所谓‘至于那潜水的人,纵然他没有见过船,他拿过来就能够操纵’,是因为他看见水,就如同陆地一般;看着船翻,就如同车向后退一般;翻、退之类的事摆在他面前,但并不能进入他的内心;他有什么不安闲自如的呢?〔譬如,〕用瓦片投远的人,就显得轻巧;用带钩投远的人,就显得胆怯;用黄金投远的人,就显得昏迷;他的技巧原是一样的,可是由于对所投出去的东西有所爱惜,他就注重到外物上去了。凡是注重到外物的人,他的内心就显得笨拙。”

④ 郭象：没人，谓能鹜没于水底。

⑤ 按：《广雅》：“方，类也。”

⑥ 成玄英：舍，犹心中也。

⑦ 李颐：注，击也。○洪颐煊：《吕氏春秋·去尤》篇引“注”作“投”。字书无“投”字。《说文》：“殴，繇（遥）击也。”投，即“殴”字。

⑧ 陆德明：《说文》：“殄，替也。”元嘉本作“昏”。○朱骏声：殄，借为“愔”，实与“愔”同字，不省人事之谓也。《说文》：“愔，不豫也。”

⑨ 马叙伦：矜，借为“怜”。○按：《小尔雅》：“矜，惜也。”

译文 田开之进见周威公。周威公问田开之说：“我听说祝肾学习养生之道。你在他门下学习，也听说过他的方术没有？”

田开之说：“我只是拿着扫帚，看守门户，在老师面前又能听到什么呢？”

周威公说：“田先生不要客气，我希望听一听他的方术。”

田开之说：“我听老师说过：‘善于养生的人，如同放羊一样，要注意后尾而鞭策它们。’”

周威公问：“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田开之说：“鲁国有个叫单豹的人，他隐居在岩谷之中，不和俗人争名夺利，活到七十岁，脸色还如同婴儿一般；不幸他遇到一只饿虎，饿虎把他捉住吃掉了。还有一个叫张毅的人，他每逢经过高门大户或挂着帘子的人家，总是快步走过去；他活到四十岁，得了内热病，就死去了。单豹修养他的内体，可是老虎吃掉他的外体；张毅修养他的内体，可是疾病攻击他的外体。这两个人，都不是鞭策自己后尾的人啊。”

田开之见周威公^①。威公曰：“吾闻祝肾^②学生^③。吾子与祝肾游，亦何闻焉。”

田开之曰：“开之操拔簪^④以侍门庭，亦何闻于夫子。”

威公曰：“田子无让^⑤。寡人愿闻之。”

开之曰：“闻之夫子曰：‘善养生者，若牧羊然，视其后者而鞭之^⑥。’”

威公曰：“何谓也？”

田开之曰：“鲁有单豹者，岩居而谷^⑦饮，不与民共利，行年七十，而犹有婴儿之色；不幸遇饿虎，饿虎杀而食之^⑧。有张毅者，高门县薄^⑨，无不走也；行年四十，而有内热之病，以死^⑩。豹养其内，而虎食其外；毅养其外，而病攻其内。此二子者，皆不鞭其后者也。”

注释 ① 俞樾：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：“孝王封其弟于河南，是为桓公。桓公卒，子威公立。”此周威公，殆即其人乎？○马叙伦：《吕氏春秋·先识》篇：威公“求国之长者，得义士田邑而礼之。”开之岂即田邑邪？

② 陆德明：肾，字又作“紧”，本或作“肾”。○成玄英：祝肾，怀道者也。

③ 司马彪：学生，学养生之道也。

④ 成玄英：拔簪，扫帚也。○按：簪，即“彗”之或体。拔，借为“芟”。《说文》：

“茭，草根也；一曰，草之白华者曰茭。”《尔雅·释草》：“茭，白华，茭。”

⑤ 成玄英：让，犹谦也。

⑥ 郭嵩焘：鞭其后者，则前行者于然随行矣。注视其后，而前者不劳也。谨持其终者也。

⑦ “谷”，本作“水”。○马叙伦：水，当依《御览》七二〇引作“谷”。《淮南子·人间》篇亦作“谷”。

⑧ 苏舆：此言不戒畏涂。

⑨ 司马彪：薄，帘也。

⑩ 俞樾：《文选·幽通赋》李注引此文曰：“有张毅者，高门县薄，无不趣义也。”“走”作“趣”，衍“义”字。《吕氏春秋·必已》篇曰：“张毅好恭，门间帷薄，聚居众，无不趣。”高注曰：“过之必趋。”《淮南子·人间》篇：“张毅好恭，过官室廊庙，必趋；见门间聚众，必下马。厮徒马圉，皆与抗礼。然不终其寿，内热而死。”其义甚明。《庄子》文不备，故学者莫得其解。○马叙伦：《说文》：“走，趋也。”

仲尼曰：无人而藏，无出而阳^①，柴立其中央^②；此三者得，其名必极^③。夫畏涂^④者，十杀一人，则父子兄弟相戒也，必盛卒徒，而后敢出焉；不亦知乎？人之所取^⑤畏者，衽席^⑥之上，饮食之间，而不知为之戒者，过也。

注释 ① 成玄英：阳，显也。

② 郭象：若槁木之无心，而中适是立也。

③ 按：《广雅》：“极，高也。”又按：五句，藏、阳、央为韵，得、极为韵。

④ 司马彪：畏涂，阻险道，可畏惧者也。

⑤ 苏舆：取，即“最”字。○马其昶：取，读为“最”。○马叙伦：《庄子阙误》引江南古藏本“取”作“最”。○按：作“取”，亦自可通。

⑥ 陆德明：郑注《礼记》云：衽，卧席也。

祝宗人^①玄端^②以临牢筴^③，说彘^④曰：“汝奚恶死？吾将三月饗^⑤汝，十日戒，三日齐，藉白茅，加汝肩尻^⑥乎雕俎之上。则汝为之乎？”为彘谋曰：“不如食以糠糟，而错^⑦之牢筴之中。”自为谋，则：“苟生有轩冕之尊，死得于豚

译文 孔子说：〔人在世间，〕不要隐姓埋名，而过于潜藏；不要出头露面，而过于显扬；要像枯柴似的，站立在中央的地位；这三项都能做到，他的声名必然会高出众人之上。那凶险的路途，如果十次通过，有一个人遇难，父子兄弟们就要互相戒备，必定聚集得人多了，然后才敢通过；这不也算很明智的吗？人们最该畏惧的地方，还是在床席之上、饮食之间，可是人们在这些地方都不知道戒备，这是错误的。

译文 宗庙中主持祭祀祈祷的人，穿上礼服，走到猪圈旁边，对猪说：“你为什么讨厌死呢？我要养活你三个月，我十天一戒，三天一斋，给你垫上白茅草，把你的肩膀、屁股放在雕饰华丽的肉案上。你愿意这样做吗？”在为猪计划的时候，他就这样说：“不如用糟糠喂它，把它放到牢圈里。”为自己计划的时候，就这样说：“如果是活着，就要有车马衣冠的荣耀；死了之后，就要有彩饰华美的灵车。”

为猪计划,就去掉供奉;为自己计划,就要求排场。他为自己计划和为猪计划不同的原因,究竟是什么呢?

楯之上,聚倮之中^⑧,则为之。”为彘谋,则去之;自为谋,则取之。所异彘者,何也?

注释 ① 按:孔颖达《左传》疏:“祝宗,主祭祀祈祷者。”

② 按:范宁《穀梁传》注:“玄端,黑衣,接神之道。”

③ 李颐:牢,豕室也。筴,木栏也。○马叙伦:《御览》五三〇引“筴”作“策”。《列子·仲尼》篇引作“栅”。○朱骏声:筴,借为“栅”。《说文》:“栅,编树木也。”

④ 陆德明:彘,本亦作“豕”。

⑤ 司马彪:豮,养也。○马叙伦:《说文》:“豮,以谷圈养豕也。”豮,俗字。

⑥ 按:《说文》:“尻,脾(臀)也。”

⑦ 陆德明:错,置也。

⑧ 陆德明:倮,当作“萎,谓殯于菴涂萎嫫之中。○王念孙:膝,读为“𨾏”,谓载柩车也。《礼记·杂记》:“载以輶车。”郑注曰:“輶,读为‘𨾏’。”《仪礼·士丧礼》记注曰:“载柩车,《周礼》谓之蜃车,《杂记》谓之团。或作‘𨾏’,或作‘輶’。”声读皆相附耳。其车之舆,状如床,中央有辕,前后出,设前后轂,舆上有四周,下则前后有轴,以𨾏为轮。许叔重(慎)说:有辐曰轮,无辐曰𨾏。𨾏、輶、团,并字异而义同。此作“膝”,义亦同也。楯,读为“輶”,亦谓载柩车也。《礼记·檀弓》曰:“天子之殯也,菴涂龙輶以椁。”又曰:“天子龙輶而椁,诸侯輶而设帷。”《礼记·丧大记》曰:“君殯用輶。”郑注曰:“天子之殯,居棺以龙輶,诸侯輶不画龙,大夫废輶。”《士丧礼》下篇注曰:“拱状如长床,穿棺前后著金,而关轴焉。大夫、诸侯以上有四周,谓之輶。”“輶”与“楯”,古字通。《杂记》注曰:“载柩以輶。”是其证也。聚倮,谓柩车饰也。众饰所聚,故曰聚;倮,亦以其形中高而四下,故言倮也。《杂记》注曰:“将葬,载柩之车饰曰柳。”《周官·缝人》:“衣嫫柳之材。”注曰:“柳之言聚,谓饰之所聚。”《释名》曰:“舆棺之车,其盖曰柳。柳,聚也;众饰所聚,亦其形倮也。”《檀弓》曰:“设萎嫫。”《荀子·礼论》篇:“无帑丝黻嫫嫫,其嫫以象菲帷嫫嫫也。”柳、萎、嫫、倮,并字异而义同。《吕氏春秋·节丧》篇:“倮嫫以督之。”其字亦作“倮”。《释文》所引或说以“倮”为“萎嫫”字,是也。

译文 齐桓公在水泽旁边打猎,管仲驾着车,见到了鬼。桓公摸着管仲的手,问他说:“仲父,您看见了什么没有?”

管仲对桓公说:“我没有看见什么。”

桓公回去之后,病得失魂落魄的,好多天不出门。

齐国的儒士中有个叫皇子告敖的,对桓公说:“君王是自己伤害自己,鬼怎么能够伤害君王呢?人的忿积之气,只是放散,而不循环,就会精神亏损;只向上行,而不向下行,就

桓公田^①于泽,管仲御,见鬼焉。公抚管仲之手,曰:“仲父何见?”

对曰:“臣无所见。”

公反,诒^②为病,数日不出。

齐士有皇子告敖^③者,曰:“公则自伤,鬼恶能伤公?夫忿滯之气,散而不反,则为不足;上而不下,则使人善怒;下而不上,则使

人善忘；不上不下，中身当心，则为病^④。”

桓公曰：“然则有鬼乎？”

曰：“有^⑤。沈有履^⑥；灶有髻^⑦；户内之烦壤，雷霆处之^⑧；东北方之下者，倍阿、鲐蛰跃之^⑨；西北方之下者，则洸阳处之^⑩。水有罔象^⑪，丘有岑^⑫，山有夔^⑬，野有方皇^⑭，泽有委蛇。”

公曰：“请问委蛇之状何如？”

皇子曰：“委蛇，其大如毂，其长如辕，紫衣而朱冠，其为物也恶；闻雷车之声，则捧其首而立。见之者，殆乎霸^⑮。”

公赧然^⑯而笑曰：“此寡人之所见也。”于是正衣冠，与之坐，不终日，而不知病之去也。

会使人发怒；只向下行，而不向上行，就使人健忘；不向上行，也不向下行，停滞在胸中，当住心的活动，就成为疾病。”

桓公问：“那么，有没有鬼呢？”

皇子告敖说：“有。宫寝的鬼叫作履；灶室的鬼叫作髻；门户中扰攘的地方，雷霆鬼在那里居住；垣墙东北角下面的地方，有倍阿蛙蛰鬼在那里活动；西北角下面的地方，有洸阳鬼在那里居住。水中有罔象，丘陵有岑，山岳有夔，郊野有方皇，水泽有委蛇。”

桓公又问：“请问委蛇的形状是什么样的呢？”

皇子告敖说：“委蛇，它的体积如同车轂，它的长度如同车辕子，穿着紫衣裳，戴着红帽子，这种东西生得丑陋；它听到雷声或车声，就捧着头站起来。见到它的人，就要称霸于天下。”

桓公喜笑颜开地说：“这正是我所见到的啊。”他于是整整衣帽，和皇子告敖坐在一起。不到半天的工夫，不知不觉地疾病已经消除了。

注释 ① 成玄英：田，畋猎。

② 司马彪：诤诤，懈倦貌。○李颐：诤诤，失魂魄也。

③ 司马彪：皇，姓；告敖，字；齐之贤士也。

④ 李颐：忿，满也。濇，结也。精神有逆，则阴阳结于内，魂魄散于外，故曰不足；阳散、阴凝，故怒；阴发、阳伏，故忘也。上下不和，则阴阳争而攻于心；心，精神之主，故病也。

⑤ 按：本文，皇子所称鬼名，率因地立名，寓意朴素，与其他言鬼者不同；至于所列鬼状，则无稽之谈也。

⑥ 按：依文意，前五者皆谓宫墙之神。沈，疑借为“寝”。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：“沈尹将中军。”杜预注：“沈，或作‘寝’。”是其证。《释名·释宫室》：“寝，寝也，所寝息也。”谓寝息之所也。《尔雅》：“履，礼也。”《说文》：“礼，履也。”人在寝息，最易失礼，故寝之鬼为履也。《论语·乡党》篇：“食不语，寝不言。”又：“寝不尸，居不容。”即其义也。

⑦ 司马彪：髻，灶神；著赤衣，状如美女。○陆德明：髻，音“吉”。○按：髻，疑借为“媼”。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司马贞索隐引司马彪，“髻”作“浩”，亦“媼”之误字。《说文》：“媼，黄帝之后伯儵姓，后稷妃家也。”《左传·宣公三年》：“郑文公贱妾曰燕媼，梦天使与己兰，曰：‘余为伯儵。余，而祖也。’”石癸曰：“吾闻：媼，吉人也，后稷之元妃也。”后稷，后世奉为稷神；后稷元妃，后世奉为灶神；亦或然也。

⑧ 章炳麟：烦壤，即“烦壤”。《说文》：“壤，烦扰也。”谓户内烦扰处也。○按：

烦扰之处，鬼名雷霆。盖取雷霆震耳之义。

⑨ 司马彪：倍阿，神名也；鲑蜃，状如小儿。长一尺二寸，黑衣，赤帻，大冠，带剑，持戟。○成玄英：东北方之下，谓人宅中东北墙下。○按：倍，古通“背”，北方之“北”，即取“背明”之义。《释名》：“背，倍也，在后称也。”《广雅》：“背，北也。”是其义。王逸《楚辞·山鬼》篇注：“阿，曲隅也。”倍阿，北之一角也。鲑，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谓为“鮓”之变体。古“圭”、“儿”垒韵也。《尔雅·释鱼》：“鮓之大者谓之鮓。”郭璞注：“今鮓鱼似鲑，四足，前似猕猴，后似狗，声如小儿啼，大者长八九尺。”即今所谓娃娃鱼也。与司马注“状如小儿”之说有合。鮓，又称龙鱼。《山海经·海外西经》：“龙鱼陵居，一曰鮓，一曰鰐鱼。”蜃，借为“龙”。鲑龙，当谓龙鱼也。《广雅·释鱼》：“蚺蜃，蜃蜃也。苦蜃，虾蟆也。”皆借“蜃”为“龙”。蜃蜃、虾蟆，皆龙之属也。“龙”与“东”叠韵。《周易·说卦传》：“震为龙，又为东方。”倍阿、鲑蜃，实寓有东北之意。

⑩ 司马彪：洸阳，豹头，马尾。○按：洸阳，双声连绵词，盖“阴阳”之转音。《周易·说卦传》：“乾，西北之卦也，言阴阳相薄也。”与“洸阳”之义有合。

⑪ 陆德明：罔象，司马本作“无伤”。○司马彪：无伤，状如小儿，赤黑色，赤爪，大耳，长臂。○按：《淮南子·汜论》篇：“水生罔象。”高诱注：“罔象，水之精也。”《国语·鲁语》：“水之怪，曰龙，罔象。”《广雅·释天》：“水神谓之罔象。”罔象，叠韵连绵词，当与“汪洸”、“濠濮”、“望洋”之义略同，皆形容水广大之谓也。

⑫ 崒，本作“崒”。○司马彪：崒，状如狗，有角，文身五采。○陆德明：崒，本又作“崒”。○按：崒、崒，皆“崒”或“崒”之误字。崒，字又作“崒”。崒、崒（崒），音义略同。司马作“崒”，是也。《说文》：“崒，危高也。崒，山貌。”郑玄《毛诗》笺：“崒者，崔嵬。”颜师古《汉书》注：“崒隗，犹崔嵬也。”李善《文选》注：“崒隗，高貌。”《南都赋》注引《说文》：“崒嵬，山石崔嵬，高而不平也。”“丘有崒”，与下文“山有夔”对文，山、丘同类，崒，夔叠韵，与“崒嵬”、“崒隗”、“崔嵬”同。丘陵崔嵬，故以之名山鬼也。

⑬ 司马彪：夔，状如鼓，一足。○按：《国语·鲁语》：“木石之怪曰夔，蜺蛭。”韦昭注：“木石，谓山也。或云，夔一足，越人谓之山猨。”夔，疑通“巍”、“鬼”、“隗”。《山海经·中山经》：“岷山，多夔牛。”郭璞注：“即《尔雅》所谓‘巍’。”巍，即“巍”之省文。《礼记·乐记》篇：“夔始制乐。”《乐纬·典协律》作“归”。“巍”也写作“崑”。又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六年》“楚人灭夔”，《公羊传》作“隗”。皆其证。山势高峻，故名山鬼曰夔。

⑭ 司马彪：方皇，状如蛇，两头，五采文。○陆德明：方皇，亦作“彷徨”。○马叙伦：《文选·东都赋》：“斩蜺蛇，脑方良。”薛综注：“方良，草泽之神也。”赋用《庄》义，而字作“方良”。○按：方皇、方良，皆叠韵连绵词。方，借为“旁”。《说文》：“旁，溥也。皇，大也。”《广雅》：“旁，广也。”《风俗通·皇霸》篇：“皇者，中也，光也，宏也。”方皇，有广廓之义。郊野广廓，故名郊野之鬼曰方皇。

⑮ 马叙伦：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：“有神焉，人首，蛇身，长如辕，左右有首，衣紫衣，冠旒冠，名曰延维。人主得而飧之，伯天下。”郭璞音“延维”曰“委蛇”。《管子·小问》篇：“桓公北伐孤竹，未至卑耳之溪十里，谓左右曰：‘见是前人乎？’左右对曰：‘不见也。’公曰：‘寡人大惑。寡人见人，长尺，而人物具焉。冠右袂衣，走马

前疾。’管仲对曰：‘臣闻：登山之神，有俞儿者，长尺，而人物具焉。霸王之君兴，而登山神见。’”“延维”、“俞儿”，与“委蛇”同。○按：委蛇，《东京赋》作“蜷蛇”。委蛇，当取水势逶迤之意。水泽逶迤，故名藪泽之鬼曰委蛇也。

⑩ 司马彪：赧，笑貌。○段玉裁、朱骏声：赧，即“欣”之异文。《说文》：“欣，指而笑也。读若‘蜃’。”

纪渚子^①为王^②养斗鸡。

十日，而问：“鸡已^③乎？”曰：“未也。方虚僇^④而恃气。”

十日，又问。曰：“未也。犹应鸬景^⑤。”

十日，又问。曰：“未也。犹疾视而盛气也。”

十日，又问。曰：“幾^⑥矣。鸡虽有鸣者，已无变矣；望之若木鸡矣，其德全矣。异鸡无敢应者，反走矣。”

注释 ① 陆德明：纪渚子，人姓名也。渚，一本作“消”。

② 司马彪：王，齐王也。○按：《列子·黄帝》篇“王”作“周宣王”。

③ 马其昶：《广雅》：“已，成也。”

④ 司马彪：虚，高仰头也。○成玄英：虚，骄矜。○按：张湛《列子》注：“虚僇，无实而自矜者。”

⑤ 李颐：应鸬鸣，顾景行。○按：景，古“影”字。

⑥ 按：《尔雅》：“幾，近也。”

孔子观于吕梁。县水三十仞，流沫四十里^①，鼃、鼃^②、鱼、鼈之所不能游也。见一丈夫游之。以为有苦而欲死也，使弟子并流^③而拯之。数百步而出，被发行歌，而游于塘下^④。

孔子从而问焉，曰：“吾以子为鬼，察子，则人也。请问：蹈水有道乎？”

曰：“亡。吾无道。吾始乎

译文 纪渚子为齐王训养斗鸡。

十天之后，齐王就问纪渚子：“鸡已经训养成了没有？”纪渚子说：“没有。它正处在空虚、骄矜而任性的状态。”

过了十天，齐王又问。纪渚子说：“没有。它还是听见声音、见到影子，就惊乍地啼叫起来。”

过了十天，齐王又问。纪渚子说：“没有。它还是视力锐敏，而气势旺盛。”

过了十天，齐王又问。纪渚子说：“差不多了。别处的鸡虽然有啼叫的，它也毫无动静了；从远处望去，它好像一只木头鸡了，它的性德已是纯全的了。别的鸡没敢和它应战的，一见就会吓跑的。”

译文 孔子在吕梁游览。黄河的水流好像悬挂着的一般，有三十丈高，水沫流出四十里远，即是鱼鼈之类也不能够在这里游泳。看到一个男子在这里游泳，孔子以为他是因痛苦而寻死的，就派学生傍着水流去搭救他。走了几百步，那个男子从水里出来了，披散着头发，边走边唱，在河堤下踟蹰。

孔子走过去问他说：“我以为您是鬼呢，仔细一看，您个人！我请问：在水里行动，有什么道术吗？”

那个男子说：“没有，我没有什么道术。我是开始于故有，长养于习性，成功于天命。

我随着漩涡进入水底,随着涌波浮出水面,顺从于水的理性,并不自作主张。这便是我所以能够在水里行动的原因。”

孔子又问:“什么叫作‘开始于故有,长养于习性,成功于天命’呢?”

那个男子说:“我生在高地,就安于高地,这便是故有;长在水地,便安于水地,这便是习性;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此而如此,这便是天命。”

故,长乎性,成乎命。与齐俱入,与汨俱出^⑤,从水之道,而无私焉。此吾所以蹈之也。”

孔子曰:“何谓‘始乎故,长乎性,成乎命’?”

曰:“吾生于陵,而安于陵,故也;长于水,而安于水,性也;不知吾所以然而然,命也。”

注释 ① 司马彪:吕梁,河水有石绝处也。《淮南子》曰:“古者,龙门未凿,河水出孟门之上也。”○成玄英:吕梁,水名,解者不同。或言:龙门,河水所经,瀑布而下,亦名吕梁。或言:宋国彭城县之吕梁。八尺曰仞,计高二十四丈而县下也。今者,此水县注名高,盖是寓言,谈过其实耳。○按:殷敬顺《列子·黄帝》篇释文:“吕梁,在今彭城郡。《尔雅》曰:‘石绝水曰梁。’”殷主成之后说。今据《水经注》:“河水,左合一水,出善无县故城西南八十里,其水西流,历于吕梁之山,而为吕梁洪。其山岩层岫衍,涧曲崖深,巨石崇竦,壁立千仞,河流激荡,涛涌波襄,雷奔电泄,震天动地。昔吕梁未凿,河出孟门之上,盖大禹所辟以通河也。乃为河之巨险,即吕梁矣。”又:“吕,宋邑也,县对泗水。泗水之上,有石梁焉,故曰吕梁也。昔,宋景公以弓工之弓,弯弧东射,矢集彭城之东,饮羽于石梁,即斯梁也。悬涛澎湃,实为泗险。孔子所谓‘鱼鳖不能游’,又云‘悬水三十仞,流沫九十里’,今则不能也。盖‘惟岳’之喻,未便‘极天’,明矣。”是郾道元于孔子所观之吕梁,主后一说;但为文者,为书吕梁之险,未免夸张其辞,盖合二吕梁而为一耳。

② 成玄英:鼃者,似鳖而形大;鼃者,鱼类而有脚。

③ 成玄英:并流,随流。○按:殷敬顺《列子》释文:“并,音‘傍’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‘傍海’、‘傍河’,皆作‘并’”。并流,谓随流并进也。

④ 杜预《左传》注:“出溺曰拯。”成玄英:塘,岸也。○按:《文选·海赋》注引《淮南子》高注:“塘,堤也。”

⑤ 司马彪:齐,回水如磨齐(脐)也。汨,涌波也。○郭象:磨翁而旋入者,齐也。回伏而涌出者,汨也。○按:齐,《列子·黄帝》篇作“赍”。张湛注:“赍汨,回水涌出之貌。”齐汨,叠韵。齐,当借为“沔”;汨,当借为“湍”,皆叠韵通借字。《说文》:“沔,回也。”《广雅·释水》:“沔,湍也。”《说文》:“湍,回水也。”回,亦借用“洄”字。《华严经音义》下引《三苍》:“水转曰洄。”又,《说文》:“湍,一曰水出貌。”《文选·海赋》注引《苍颉篇》:“湍,水通貌。”

译文 梓庆用木材雕刻成一架铍(悬挂钟鼓的立木)。这架铍作成之后,见到的人都感到惊奇,好像有鬼神帮助似的。

鲁侯见到梓庆,就问他:“您是凭什么方术作成的呢?”

梓庆对鲁侯说:“我才是一个工人,哪有

梓庆^①削木为铍^②。铍成,见者惊犹鬼神。

鲁侯见而问焉,曰:“子何术以为焉?”

对曰：“臣，工人，何术之有？虽然，有一焉。臣将为镡，未尝敢以耗气也，必齐以静心。齐三日，而不敢怀庆赏、爵禄；齐五日，而不敢怀非誉、巧拙；齐七日，辄然^①忘吾有四肢形体也。当是时也，无公朝；其巧专，而外骨消^④。然后入山林，观天性；形躯至矣，然后成见^⑤镡，然后加手焉；不然，则已；则^⑥以天合天。器之所以疑神者，其是与？”

什么方术呢？虽然如此，奴才却有一点。奴才将要作这架镡的时候，并不敢消耗奴才的气质，必定要用斋戒来静定奴才的心神。斋戒一天，奴才就不敢想着喜幸和奖赏、官爵和利禄那些事情了；斋戒五天，奴才就不敢想着恶名和美名、工巧和笨拙这些事物了；斋戒七天，奴才就拘拘紧紧地忘掉自己有四肢和形体了。当着这个时候，奴才心里排除了公朝的存在；奴才的技巧一专精，因而外物的干扰也就消失了。然后，奴才才进入山林，观察木材的天性；木材的形体达到了，然后在这段木材上定出镡形的轮廓，然后才开始着手制作；如果不是这样，奴才就不去动手；这就是利用天然来符合天然。奴才作出来的器物之所以人们怀疑有鬼神的帮助，大概就是这种原因吧？”

注释 ① 李颐：梓庆，鲁木匠也。梓，官名；庆，其名也。○按：《考工记》，攻木之工，有梓人，主制造簠簋、饮器、射侯。

② 林希逸：《大观类篇》曰：“镡，钟鼓之木柎也。（引者按：《说文》：“柎，阑足也。”）乃簠、簋之类，所以悬钟鼓也。簠、簋之形，为鸟为兽，刻木为之，极其精巧。《考工记》可见。”○马叙伦：镡，《说文》作“虞”、“虞”：“钟鼓之柎也，饰为猛兽。”或作“镡”。○按：《考工记》梓人：“为簠、簋。”郑玄注：“乐器所县，横曰簠，植曰虞。”《尔雅·释乐》：“木谓之虞。”郭璞注：“悬钟磬之木，植者名虞也。”

③ 陆德明：辄然，不动貌。○按：《穀梁传·昭公二十年》：“两足不能相过，卫谓之辄。”陆德明释文：“辄，本亦作‘繫’。”刘兆云：“如见绊繫也。”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：“辄，借为‘繫’。”《说文》：“繫，绊马也；读若‘辄’。”

④ 郭象：外骨消，性外之事去也。○陆德明：骨，本亦作“滑”。○成玄英：滑，乱也。

⑤ 陆德明：见，“贤遍”反。○按：今作“现”。

⑥ 按：《经传释词》：“则，犹乃也。”

东野稷以御见庄公^①，进退，中绳；左右旋，中规；庄公以为造父^②弗过也。使之钩百^③，而少及^④。

颜阖^⑤遇之，入见，曰：“稷之马将败。”公密^⑥而不应。

少焉，果败^⑦而返。

公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

曰：“其马力竭矣，而犹求焉，

译文 东野稷以驾车的技术得以在庄公门下表演。前进、后退的轨迹，就如同墨线打的一般；左转、右转的轨迹，就如同圆规画的一般；庄公以为就是造父也不能够超过他。庄公教他表演曲屈行进，却很少成功。

颜阖遇见东野稷的表演，便进去朝见庄公，说：“东野稷的马将出事故了。”庄公保持静默，而不答腔。

不一会儿，东野稷果然出了事故回来了。

庄公就问颜阖说：“您凭什么知道他要出事故呢？”

颜阖说：“他把马的力气都使尽了，可是还要求它，所以说要出事故。”

故曰败。”

注释 ① 李颐：东野，姓；稷，名也。庄公，鲁庄公也。○司马彪：东野稷，孙卿作“东野毕”。○陆德明：或云：内篇曰：颜阖将傅卫灵公，太子问于蘧伯玉。则不与鲁庄同时，当是卫庄公。

② “造父”二字，本作“文”。○钱大昕：《吕氏春秋·适威》篇作“以造父弗过也”。“文”盖“父”之误。○按：《太平御览》七四六作“以为造父弗过也”，此盖夺一“造”字，又误“父”为“文”。今据改。

③ 按：百，当读如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“距跃三百，曲踊三百”之“百”。杜预注：“百，犹劬也。”陆德明释文：“百，音‘陌’；劬，音‘迈’。”“劬”，通“迈”，谓迈步也。《左传》之“三百”，谓三步也。钩百，曲行也；曲行，与上文“进退”、“左右旋”对文，谓曲屈行进也。

④ “而少及”，本作“而反”。○马叙伦：而反，当依《吕氏春秋·适威》篇作“而少及焉”。○按：“少及”，与上文“中绳”、“中规”对文。高诱《吕氏春秋》注：“少及，不达也。”不达者，不中规中绳也，是以颜阖知其将败也。今依《吕氏春秋》改“而反”为“而少及”三字。“及”、“反”，形似而讹；“少”字系误脱。

⑤ 成玄英：颜阖，鲁贤人也。

⑥ 按：《尔雅》：“密，静也。”

⑦ 按：《尔雅》：“败，覆也。”郑玄《礼记》注：“败，谓祸哉（灾）也。”

译文 工倕用手指头一转，就能盖过圆规和曲尺，他的手指头随着器物变化，而不需用心去考究，所以他的心神淳一，而不受束缚。

忘掉了脚，是由于鞋子的舒适；忘掉了腰，是由于腰带的舒适；智慧忘掉了是非，是由于心神的舒适；不因为内心而有所变动，不随着外物而有所迁移，是由于接触事物的舒适。一开始就舒适，而且没有不舒适的地方，便是忘掉舒适的舒适。

工倕旋，而盖规矩^①，指与物化，而不以心稽^②，故其灵台一而不桎^③。

忘足，屣之适也；忘要^④，带之适也；知忘是非，心之适也；不内变，不外从^⑤，事会之适也。始乎适，而未尝不适者，忘适之适也。

注释 ① 司马彪：工倕，尧工，巧人也。○宣颖：盖，犹过也。但以手运，而巧过于规矩，精之至也。○按：《礼记·玉藻》篇：“周旋，中规；折旋，中矩。”郑玄注：“周旋，反行也，宜圆；折旋，曲行也，宜方。”

② 林云铭：指与物之相得，若化之自然，不待心之稽考而始合也。

③ 司马彪：桎，阂也。○宣颖：灵台，神舍。神凝，而无拘束之苦。○按：郭象《庚桑楚》篇注：“灵台者，心也。”与《德充符》篇之“灵府”同义。

④ 按：要，古“腰”本字。

⑤ 郭象：所遇而安，故事无所变从也。

译文 有个名字叫孙休的人，来到扁庆子的家门，便告诉扁庆子说：“我住在乡村，并没

有孙休者^①，踵门而詫^②子扁